

舊聞雜憶續篇

徐鑄成

炸彈與水果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回憶與隨想文叢

炸彈與水果

舊聞雜憶續篇

徐鑄成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一九八一年·香港

書名 炸彈與水果（舊聞雜憶續篇）

作者 徐鑄成

責任編輯 湛言

封面設計 沙戈

封面題字 余雪海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ong Kong Branch)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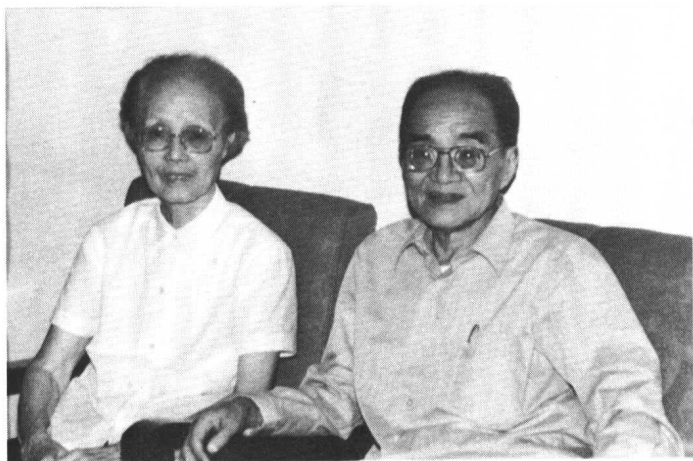
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次 一九八一年五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港幣十二元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095-X



作者夫婦合照（1980年9月攝於香港）



作者八〇年來港時與香港《文滙報》副社長余鴻翔合攝（照片背景為荷里活道三十號《文滙報》舊址，原建築物雖已拆卸，石階仍然保留。）

續篇前言

《舊聞雜憶》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開始動筆，迄今已時逾一年半。第一冊出書後，又寫了幾十篇，稍加補輯，似乎又可以作為第二冊出版了。

雜憶，其實近於隨筆，這個體裁，似乎最合老年人的胃口，不拘長短，不分先後，想到什麼可寫的，就寫下來。一般年紀大一點的人，總有「健忘症」，如果要擬訂好計劃，從頭寫起，也許會把忽然回想到的史實，輕輕放過去了。

比如，我剛寫到太平洋大戰後逃離香港，接着就聯想到一九四九年第二次離港的經過，時間一跳就是七年，而這七年中，在桂林，在重慶，以及抗戰勝利後在上海的搏鬥，有很多值得寫的史料，還沒有記述。再如，這兩三年，平反昭雪，很多死友的追悼會先後召開，我也該及時寫出我的追思和悼念。這裏，就有平心、沈志遠、傅東華幾篇。還有，關於鄧拓、姚溱、王造時幾位，都曾有過密切的接觸，因為要回想得周全些，還沒有寫出。

這樣，寫起來較方便，却給讀者造成了不便，忽前忽後，錯落過多，時代背景如何，

來龍去脈，難以尋考。

爲了稍稍彌補這個缺陷，不揣愚妄，不妨簡單地自訂一個「年譜」，以便查考：

一九二二年（十五歲）至一九二六年夏，在無錫省立第三師範就讀。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入北京清華大學，是新制大學部第二班的學生。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入保定河北大學。下半年轉入北京師大。是年冬，入國聞通信社。從此，半工半讀，當了新聞記者。

一九二九年秋，調至天津《大公報》當編輯，並不時被派到外埠，採訪重要政治新聞。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任《大公報》駐漢口特派記者。

一九三六年調到上海，參加籌備創刊《大公報》上海版，任要聞編輯。

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淪陷後，參加剛創刊的《文匯報》，任主筆。

一九三九年五月，《文匯報》被迫停刊，八月，到港任《大公報》編輯主任。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大戰爆發，香港《大公報》停刊，翌年二月，輾轉到桂林，任《大公報》桂林版總編輯。

一九四四年桂林淪陷，赴重慶主編《大公晚報》。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九月到上海，籌備復刊上海《大公報》，任總編輯。

一九四六年三月，向《大公報》當局辭職，重入《文匯報》，任總主筆。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匯報》被封閉。

一九四八年三月，擺脫監視，到港籌備香港《文匯報》，九月初創刊，任總主筆兼管經理部事務。

一九四九年二月底離港赴北京。五月回上海，繼續主持上海《文匯報》。

一九五六年五月，一度赴京任《教師報》總編輯。旋《文匯報》復刊，仍回上海。

一九五七年三月，任中國新聞工作者訪蘇代表團團長，赴蘇參觀訪問十個加盟共和國，歷時五十天，五月初回國。是年七月，被迫去職，下鄉勞動學習。

一九五九年，轉入出版界工作。

十年浩劫中，有四年在「五七幹校」。

從這簡單的經歷中，可見我的確是一個「科班」出身的職業報人，平平淡淡，一心只想「勤勤懇懇辦報，清清白白做人」。今天，在飽經風霜以後，總算恢復了本來面目。而年逾古稀，一生中應是最成熟的二十幾年，已白白浪擲了！

最近，看到日本報載，鄧小平同志曾對日本朋友說，在台灣，和自己同年的人，有

知名的谷正綱；蔣經國先生曾和自己在莫斯科一起呆過，也已七十歲了，希望能在兩人健在時，見一下面。這也是他的難憶吧，多麼有人情味。

三十多年來，由於人爲的隔絕，「人生不相逢，動如參與商。」其實，參與商本是一顆星，正如我們都姓「黃」——黃炎子孫一樣，何必總要努目金剛呢？

我在回憶往事時，很多老朋友、老同業的音容笑貌，就常常跳出來，如成舍我、陳訓念、李秋生、許孝炎等，這幾位，雖然過去所走的路有所不同，總還保持着諒解和友誼。在台灣的新聞界中，大概很少有相熟的人了，而鄧友德則曾是我的好友，領導文壇的陳紀澄兄不僅是天津《大公報》的老同事，我們還在漢口《大光報》一起工作過，他那時是該報的主幹，我則參加「客串」。此外，可以敘舊的海外朋友還很多。

前些日子，我曾爲一本青年刊物寫稿，介紹蔣經國先生。文中說，隔絕雙方的台灣海峽的那根繩子該抽去了，讓我們暫時各行其是，互通有無，大家努力把經濟「起飛」，把國力培養起來，爲我們可愛的祖國奠定富強、康樂和不敗的基業，對歷史交出一份輝煌的卷子。再也不要互相口角，對消力量了。在這邊，自然要說自己走的是陽關道，但也不要說那邊就是走的獨木橋。一切讓事實來評斷，留給歷史作結論吧。

經過一陣暴風雨以後，我們可愛的祖國看來已進入成熟的時代，理智的時代，興旺

發家的時代了。

讓我把這本小書，敬獻給海外的朋友們，祝他們愉快、健康、長壽，早日歡聚，互談契闊吧！

一九八〇年七月 上海

目 錄

續篇前言	一
------	---

壹

大世界的炸彈	一
小康之局	四

——四十多年前的中旅社和江南遊	七
-----------------	---

刀光劍影	一〇
「七七」和藏本事件	一三
舉辦助學金	一六
香江懷舊	一九
第二次到香港	二五
日汪密約的揭露	二五
日軍進攻香港	二五

兩個「一夜之間」.....二八

北江之墟.....三一

再次道別香港.....三五

初進解放區.....三九

一次難忘的訪問.....四二

第一面五星紅旗

——第一個國慶在天安門.....四五

報壇與書場.....五〇

評彈憶昔.....五四

新春懷舊.....五八

元宵戲.....六二

貳

「密蘇里獎章」.....六六

砸碎了鐵飯碗.....六九

《文匯報》的搖籃·····	七二
我的一篇社論招來炸彈	
——《文匯報》的一段往事·····	七五
炸彈、手臂和水果·····	七八
沒有什麼獨得之秘·····	八一
意想不到的「起飛」·····	八四
初次交鋒·····	八七
借題發揮·····	九〇
最後較量·····	九三
四大家族的收買·····	九七
《文匯報》被迫停刊經過·····	一〇四
《導報》與《譯報》·····	一一〇
叁	
記李書城·····	一二三

王瑚的詼諧·····	一七
記許世英·····	一二三
蓬山雖遠 一輩可通·····	一二五
傳作義與張學良·····	一三〇
方振武之死·····	一三六
重逢王耀武·····	一四〇
一個真實的傳奇故事·····	一四四
青年時代的徐悲鴻·····	一四八
柳亞老和陳叔老·····	一五二
老馬識途	
——記馬寅初先生·····	一五五
包達三談往事·····	一五九
懷念沈志遠·····	一六三
李約瑟和胡道靜·····	一六八
傅東華——一個被遺忘的人·····	一七三

傅東華與邵飄萍·····	一七七
憶唐納·····	一八一
唐納以外·····	一八七
附：喜讀唐納來信·····	一九二
平心二三事·····	一九五
因平心而想起的二三事·····	一九九
兩位傑出的女記者·····	二〇二
滔滔萬里長江·····	二〇七

大世界的炸彈

「八一三」以前，上海租界裏的房子，還不像以後那麼緊張。比如，我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住的那幢住宅，面對公園，離鬧市的霞飛路也不算遠，地段算是好的。我住進去時，這個弄堂還有四五幢沒租出去，我和經租處訂約時，訂期兩年，還享受了兩個月的免租待遇。

「八一三」一聲炮響，南市、閘北乃至江南各處的難民擁進了租界，這才出現了以金條頂房子的事。從此，洋場十里就真正成爲寸金地了。

在滬戰的四個月中，住在租界裏的人，基本上是「隔岸觀火」。先是浦東、閘北，天空升起烏黑的濃烟，以後是滬西，等轉到南市，國軍就「轉移陣地」，上海成爲被遺棄的孤兒了。

四個月裏，租界居民也受到兩次較大的驚慌。一次是大世界門前落下炸彈，一次是一枚流彈不知怎麼炸中了南京路鬧市的先施公司，炸坍了三層商場的一角。這兩次下的「蛋」，都是國貨。而租界人民，並無怨言。

大世界那個炸彈，我是目擊它落下來的。

我們的報館在愛多亞路山東路附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隔壁，是一幢四層的房子。我們時常跑到屋頂去看所謂空戰。白天，往往是來了一兩架中國飛機，經敵機升空一打就溜了。晚上，差不多總在八、九點鐘，先聽到敵方的一轟高射炮聲，然後有飛機聲掠空而過，有時也聽到炸彈聲。事後總接到我方戰報說，我機英勇炸中了敵第三艦隊的旗艦「出雲號」，還報道了其他輝煌的戰績。直到上海上空的戰火最後停歇以後，有一次我去外灘，却看到那艘大約至多只有千把噸級的「出雲」艦，還安然停靠在蘇州河口，似乎什麼彈痕也看不出來。難道也是「擒賊先擒王」麼？我真不解，為什麼對那麼個么么小東西，值得花那麼大的代價，而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大世界慘案發生的時候，我正在編輯部看報，忽然聽說浦東上空正在空戰，連忙跟幾個同事登上屋頂瞭望。忽然，看到一架飛機曳着一條黑烟由東西馳，彷彿正在我們頭頂，掉下一個小黑球。接着，從西邊傳來了一片火光，一聲巨響。馬路上馬上人聲鼎沸，說是大世界落下了炸彈，死屍成堆，血流成河了！

事後，我經過大世界，看到馬路中央的警亭確是完全炸毀了，大世界門面焦黑，但無損壞，像燙傷的人一樣。馬路上死屍已被移走，而附近的牆壁上，還有斑斑血迹。